

故鄉秘史

庫 文 社 四

下 種 四 第 部 乙

錄 祕 都 故

著 言 慎 陳

行 發 部 版 出 社 四

月 十 年 二 十 二 國 民

第九回

別館賞知音琴師入幕
歌樓逢舊雨馬弁揮拳

且說靜芬來到北京，仍住在東方飯店，行李安頓之後，便去什剎海樾府，找樾二太太，商量在北京另租個房子住居。來到樾府，走到內院，僕婦接着，先讓她在西廂房，靜芬問道：『上房有客嗎？』有一個姓張的僕婦，笑道：『鐵五奶奶在裏面呢！今天不知爲了什麼事，似有點彆扭，和二太太吵嘴了。』靜芬知道這位五奶奶，是鐵直軒夫人，直軒和樾府是姻親，這個直軒，又是一個票界名票，唱青衫是很有名的，平日樾府有過排，直軒無不在場，論起兩家交情，是很要好，聽僕婦說二人有些彆扭，心裏不大相信。後來聽得上房說話的聲音，愈說愈大，似有所爭論，才信僕婦報告不假。再過一會，見樾二太太送五奶奶出來，二人臉上都含着怒意，靜芬在窗內望出去，心上十分疑惑，樾二太太平日相待親戚，是非常和氣，何以今天忽爾口角。樾二太太送客回來之後，靜芬早迎出去，樾二太太拉着靜芬的手道：『你什麼時候回來的？那天你突然走了，我十分不放心。』靜芬因僕婦都在左右，只含糊答應兩句，跟樾二太太到得房內，才把過去情形，略述一遍。樾二太太纔

着眉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你暫在我府裏住一時，對外不必說起，且看福林怎麼樣，再行應付。』靜芬聽了，心上正在躊躇，樾公爺已由外面走進來，靜芬因上次樾公爺不贊成她和白家脫離關係，說了幾句閑說，心上很不願意見樾公爺的面，一見樾公爺進來，便躲到裏間屋內，樾公爺走進來問道：『剛才我聽說鐵五奶奶來了，她已經回去嗎？』樾二太太道：『你說好笑不好笑？今天鐵五奶奶忽來和我口角，相罵起來。』樾公爺道：『直軒前晚還來這裏，我們並沒得罪他，何以今天五奶奶忽然如此？』樾二太太道：『爲的是你約直軒明天在禮王府彩唱，她就爲這個在我面前，借題發揮，大罵起來。』樾公爺道：『直軒平常在外面，不斷逛票，約他在禮王府彩唱，也不算什麼希奇，怎值得如此生氣？』二太太道：『據她說，直軒近來因唱戲置行頭，盔甲店，戲衣莊，拉了許多帳，鬧得一塌糊塗，無故添了許多債務，害她應付不開。』樾公爺聽了笑道：『我知道他的意思了，直軒前幾個月，爲他兩個妹子出嫁，把公主墳，一片田地，都買出去，賠墊裏面，尙且不敷，外面還拉許多債，前幾天鐵五奶奶到他姨丈家裏，借一宗細故，吵罵一頓，斷絕親戚關係，她今天來這裏，也是借一宗細事吵起來，表示和我們絕交，在他這種辦法，少一家親戚，省一份應酬，可是我却爲難了。』禮

王爺府，這次生日，是我和松貝子二人發起，糾集一般世好子弟，替他演戲祝嘏，直軒若是不願意，可以早對我表示，我可以另行物色一人，現在臨時變卦，叫我向那裏找人呢？並且他擔任是探母的鐵鏡公主，一時要想找這麼一個好角色，也不容易。」樾二太太笑道：「你若是因為這個爲難，我可以替你找一個人，比直軒還好。」樾公爺道：「你說是什麼人？」樾二太太道：「我叫她出來見你。」因大聲喊道：「靜芬！靜芬！靜芬在裏面聽二太太喊他，只好走出去。」樾公爺一看靜芬，比從前胖了一點，面容益發光彩，笑道：「我想不到，你在這裏。」靜芬心裏記念前事，仍不免有點介介，二太太知道她的意思，笑道：「靜芬！你剛回來，我又要麻煩你，剛才五奶奶發脾氣，在這裏衝突走了，她是有意要藉小題目，和我們斷絕關係，別的不要緊，禮王府明天彩唱，鐵五爺突然走了，這不是有意鬧玩笑嗎？我剛才保薦你，配一個角色，鐵五爺擔任是探母的鐵鏡公主，你不是最擅長這一齣戲嗎？這齣戲還是樾公爺親教自你的，明天你去幫幫忙好不好？」靜芬道：「我久不唱戲，嗓子不行。」樾公爺道：「有今天一天工夫，儘可從容吊嗓。」靜芬要想再回絕，見二太太眼光，只注她臉上，知道二太太希望她答應，只好點頭應允。樾二太太道：「你一切行頭等件，我都可以代辦，總弄

得極其合身。『樾公爺見靜芬答應，自是歡喜，說道：『我還有事呢！你們娘兒倆慢慢談吧！若是行頭短少什麼，可以叫永盛戲衣莊進來，趕快預備，他那裏弄得很快的。』說着，很高興走出去。樾二太太道：『公爺就是這個脾氣，只要人肯幫忙，替他唱戲，他便認你是最親密的好朋友，公爺平日很愛你，從前誤會，你不要再記着。』靜芬一想，現在既要暫住在樾公府，自不便再鬧什麼脾氣，連答應。樾二太太，又把從前靜芬所住臥室，重行收拾出來，預備靜芬居住，又命人到東方飯店，把靜芬行李取了回來，又告訴靜芬，錢三小姐和錢四少奶奶，常常查問你，近來她二人也成了戲迷，每日總要到廣德樓看郭金福的戲，靜芬見說，陡記起上次到樾府東花園，見四少奶奶和三小姐，都在裏面，這座東府花園，是二太太研究祕密所在，她二人會混在裏面，內容也不問可知，只微微一笑，不便再說。過了一會永盛戲衣莊，已把戲衣行頭送來了，樾二太太和靜芬只留下一件新製花氅，其餘因樾二太太家裏都有，不用再預備。到晚上，用過晚飯後，樾二太太又自拉胡琴，替靜芬吊嗓，據樾二太太說，靜芬的嗓子，比以前益發圓潤了，樾二太太又要請樾公爺進來，替靜芬說戲，靜芬覺着探母這齣戲，從前在豐台唱過好幾次，十分有把握的，便道：『公爺若是沒工夫，可不用

請他進來，這齣戲，一點不難，我可以敷衍過去。」樾二太太見不用請樾公爺進來指導，更是省事，說道：『那更好了！』靜芬道：『我們唱戲不過湊個熱鬧吧！那能說一點沒錯，就是有一點錯處，人家也會原諒。』二人談了一會，靜芬先行安歇。第二日上午，樾二太太未去禮王府之前，又替靜芬把應用行頭衣服，種種都預備好了，先派人送去，到下午才和靜芬到禮王府拜壽，因為靜芬戲碼，是排在壓軸，靜芬跟樾二太太，走到後面院裏，見戲台上業已開鑼，靜芬見廳內，各府裏福晉，格格，來了不少，其中有認得，有不認得，大家有知道靜芬今天是出來玩票，有幾個特過來，請樾二太太介紹，靜芬一一招呼，坐下去，一看台上，正演牧虎關，不甚精采，牧虎關完後，接着是滑油山，目連老母的那個老旦，腔調完全摹仿龔雲甫，那琴師的胡琴，尤其襯托得和妙，有幾處唱的稍爲不圓滿地方，經胡琴一托，便輕輕滑了過去。靜芬覺這位琴師，手段太高明了，見他坐在台後，年紀不過二十多歲，一張胖白小圓臉，五官生得十分清秀，尤其是一頭黑髮，梳掠得光可鑑人，身上穿一件玄緞羔皮袍，疊了一隻腿，腿上袍襟，鋪了一塊白布，那隻胡琴，拿在他手裏，姿勢非常好看，一手按絃，一手拉弓，裏外進退徐疾，極其合拍，那一隻玄緞袍袖，窄窄挽了一層，露出裏面雪白的襯衫，手臂

一動，那闊袖口，也就擺來擺去，好似打鞦韆一般，那一雙眼睛，只注視台上那個老旦，抑揚地方，好似把那老旦的腔調，捧托起來，博得台下不少采聲。靜芬覺得這人拉胡琴，拉得實在好，悄悄問樾二太太，那拉胡琴的，姓什麼？樾二太太道：『我們都叫他做小順，他姓游，他胡琴，實在不錯，有人說他調門過高，未免過尖，據我看，總算他精神滿足，有可取的地方。』靜芬道：『等一會我上台，叫他拉琴，行不行？』樾二太太道：『這個須問公爺去，你不嫌他調門太高嗎？』靜芬道：『我覺他的胡琴很可以補助一切，許多地方可以省力。』樾二太太見靜芬喜歡小順操弦，說道：『你在這裏等一等，我出去問公爺去。』說着，走了出去，一會進來，告訴靜芬道：『公爺本已約定，平常替公爺操弦小宋，聽說你要小順，業已叫人知會小順了，公爺又說，這一齣戲完後，叫你就去化裝，因為要把探母提前兩齣，大軸現改為楊小樓夜奔了！』靜芬見樾公爺答應他訂小順拉琴，心裏也自高興，滑油山完後，接着就是梅龍鎮，不但唱得不好，連胡琴也黯然無聲，靜芬看了一回，便到後面化裝去了。梅龍鎮演完，便是越公爺和靜芬的探母，樾公爺坐場，唱『楊延輝坐宮院……』一段慢板，渾厚冲和，句斟字酌，無一字流入俗派，唱到『想老娘，想得我肝腸痛斷，』悲音幽下，幾使聞者下

淚，博得全場采聲。及到靜芬扮鐵鏡公主出來，開場『芍藥開，牡丹放，花紅一片，』便博得滿場采唱到『莫不是抱琵琶另向別彈，』兩句，不知是靜芬心中別有所觸，發聲哀婉，還是小順胡琴襯托得有致，只覺歌聲琴聲，合而爲一，淒清低婉，沁入心脾，台下聽衆肅靜無聲，好像一個個的呼吸，都給婉轉歌聲，和巧妙的琴聲窒住了。直到這一齣唱完，大家才舒過氣來，彼此點頭稱許，這一齣探母，樾公爺和靜芬，工力匹敵，小順爲着靜芬特訂操弦，特別努力，唱得好，胡琴又出色，一齣演完，無人不稱許。靜芬卸裝之後，小順特走過來，和靜芬周旋，靜芬問起來才知道，他常在第一樓暢春票房消遣。靜芬問道：『有來過樾公府沒有？』小順道：『在兩個月前，樾公府遇排演期，常跟崇四爺來的，近來因崇四爺到奉天去，自己也不到樾公府。』靜芬告訴他：『自己就在樾公府，遇有演期，儘管來消遣。』二人談了一會，靜芬走到裏面，樾二太太接着說道：『你近來嗓子比以前好得多了，台步一切，也非常穩當，可惜今天錢三小姐和錢四少奶奶沒有來，不然見了你演戲，一定高興了不得。』靜芬道：『她們今天何以不來呢？』二太太道：『她們大概又是到廣德樓看郭金福去了！』靜芬道：『我的義務已盡，我想到廣德樓找她們去，看一看金福，到底是什麼樣子。』二太

太道：『你要去，我可以陪你一塊同去，只是今天天氣不好，似還要下雪，我們先回到府裏換個衣服再走。』二人商量好了，一同回到樾公府，換了衣服，趕到廣德樓，走進包廂裏面，見錢三小姐和錢四少奶奶都在裏面，台上郭金福，正演落馬湖，鑼鼓沖天，二太太和靜芬走進來的時，三小姐和四少奶奶，全神注在台上，都不覺着。二太太向三小姐肩上一拍道：『你竟看得如此出神，連我進來，都不知道。』三小姐只把頭微微一點，兩眼仍看台上，口中說道：『你不說今天到禮王府去嗎？』二太太道：『我見你不去，特來找你。』三小姐道：『別瞎說了，快坐下聽戲。』二太太說：『且慢，我介紹你一個人。』靜芬站在二太太身後，見三小姐和四少奶奶，一心只顧看戲，連自己站在後面，一點也不覺着，暗自好笑。三小姐給二太太一說，才回過頭來，見是靜芬，忙欠身讓坐，四少奶奶給三小姐一讓，才覺着二太太身後還有客人，忙也站起來，二太太道：『你們仍照常看戲，別客氣了，我坐在這裏看得見。』說着，擔一張椅子，命靜芬坐下，又悄悄對靜芬道：『那個武生，便是郭金福。』靜芬留神一看，見他演得也不見十分精彩，三小姐和四少奶奶竟如此專心致意看他，此時廂內，都默無聲響，靜芬也不便說話，靜靜看了一會，金福落馬湖演完，喇叭一響，戲就散了，四少

奶奶，要邀大家到東興樓吃飯，二太太道：『我還須到禮王府照一照面，不然怕他們見怪。』靜芬見二太太要去，也要回去，和二太太坐一輛汽車走了。二太太仍到禮王府，靜芬回家休息，次日樾公爺在府裏，特備幾桌很豐盛筵席，酬謝昨天在禮王府彩唱各票友，小順也被邀在內，席散之後，大家在凝華樓，隨意彈彈唱。靜芬聽說樾公爺今天請客，料定小順必定在內，便和二太太走出外面，向屏後玻璃窗一看，大家興高采烈，唱的唱，拉的拉，非常熱鬧，小順也在裏面，坐在一張沙發上，和一位年輕的客人說話。二太太因今天來的客人太多，有認得不認得，不便出去，看了一回，便要進去，靜芬道：『小順昨天拉的胡琴太好了，我今天想和他談談，姑媽，你把他叫進來好不好？』二太太聽了，向靜芬看了一眼道：『可以的。』隨命一個當差出去，通知樾公爺，過了一會，樾公爺果然領了小順到書房來，對二太太道：『你要研究他的胡琴，可以慢慢問他，我外面還有事呢。』說着又走出去，二太太向靜芬笑道：『昨天你誇他胡琴拉得好，現在他在這裏，你可以問他。』靜芬當這二太太面前，不便如何表示，只問道：『游先生你的胡琴，是跟誰學的？』小順道：『我並沒拜過師傅，由我自己聽別人拉的，體會出來。』靜芬道：『我就可疑，北京胡琴，似你這樣

拉法是很少的。』小順笑一笑道：『從前崇四爺，也最講究胡琴，我每次操琴時他常常指點我，他調門要高，要亮，因為四爺是個鐵嗓，非高調胡琴配不上。』靜芬道：『我看游先生的胡琴，調門雖然高一點，但唱的人有的地方，很是省力，昨天那位唱滑油山的有幾處含糊一點，都給游先生的胡琴托過去。就是我昨天唱探母，有幾處我覺得差一點，虧了游先生的胡琴一托，沒有露醜。』小順謙讓道：『陶小姐昨天唱的實在不錯，不只嗓子，就是台步一切，也非常老當，乍看竟和內行一樣。』二太太插嘴道：『這個不用你誇獎，昨天聽戲，都這末說，實在這個是虧她聰明，她自幼便練習出來，她府上四爺六爺，都是唱得一口好戲，就是她到我這裏來，公爺也是最喜歡和她說戲，我常常和公爺說，可惜靜芬小姐，是生在我們世族家裏，不便出去，若是生在平常人家，在外面登台，什麼四大名旦，都要給她壓倒了。』靜芬見二太太如此誇獎她，想起自己在豐台演戲情景，心上十分慚愧，不由臉有些紅起來，幸而此時恰有一個僕婦進來，向二太太回道：『松福晉有電話來，請太太說話。』二太太見說，忙走出去，靜芬見室內無人，便問小順住在什麼地方，常在那裏消遣。小順道：『我住在十錦花園，離這裏倒不遠，每天早上，常到中央公園走走，因為崇四爺在北京時

候，每早必到中央公園兜圈子，他去的時候，必邀我同去，我近來也去慣了，每日不到園內走，便覺得不舒服，早上公園空氣好，在裏面活動活動，身體實在有益。」靜芬道：「你說的不錯，每早可公園找你，都可以見得着嗎？」小順道：「除了刮風下雨之外，我每日必到。」靜芬道：「我明早到公園看你。」剛說到這裏，二太太由外面進來了，對靜芬道：「剛才松福晉的電話說，後天第一舞台義務戲，問我要包廂不要，他包了兩廂，我想我這邊只和你二人，再有錢府三小姐四少奶奶加入，一共四個人，有了一隻包廂，也彀了，公爺外面，必定另有別人訂他，不必我們代替定。」小順道：「後天第一舞台義務戲，是警察廳爲貧民廠舉辦的，差不多北京男女名伶都網羅上台，余叔岩的失街亭，梅蘭芳的醉酒，楊小樓的修家塢，都是頂硬的戲碼。」靜芬道：「你後天也去嗎？」小順略一躊躇道：「後天晚上，我還有點小事，不知能否趕得上，趕得上一定去的。」樾二太太道：「這樣好戲，不能不看，我們看了，尤有許多好處。」小順連連應道：「是！是！」小順坐了一會，不便久坐，辭了出去，次日靜芬心念着小順，一早起來，梳洗完後，換上一身衣服，一個人僱一輛人力車，拉到中央公園，那時剛有七點半鐘左右，走到園內行健會面前，已有十幾個人，脫了長袍，短打的，在那

裏演太極拳，靜芳無心觀看，順着行健會，穿過了今雨軒，到後面荷池，又由後面走到柏斯馨，春明館，一直繞到水榭，竟不見小順，心裏甚是可疑，心想昨晚小順說每早必來公園，何以繞了一遍，竟不見他的影子，一時身子覺着有些乏了，便揀一張椅子坐下，留神向來往游人一看，差不多都是去園內兜圈子，呼吸空氣衛生家，間有幾個女人，也是匆匆忙忙跟着男人，一塊兜圈子，靜芬看了一回，仍不見小順，心裏自悔，過信小順的話，一清早白跑一趟，坐了一會，懶懶的站起來，想再在園內繞一圈，若是遇不見小順，便行回去，剛走到石橋上面，忽聽對面土山上，似有人在山上，發着尖銳聲音，在那裏吊嗓子，靜芬一聽，停步向土山上一望，見那人，一面吊嗓，喊了一兩句，一面順着山路慢慢走下來，靜芬起先，目光爲日影所射，看不明白是什麼人，及至那人走到山脚下，靜芬已看清楚，原來就是小順，迎上兩步，喊道：『游先生早來了！』小順向下一看，見是靜芬，忙三步兩步，跳了下來，說道：『陶小姐你來的真早。』靜芬笑道：『我已經來了好一會了，在園內繞了一圈，沒見着你，以爲你不來了。』小順道：『我每天必來的。』靜芬道：『這裏空氣好，早上在這裏吊嗓子，最好不過。』小順搖搖頭道：『不大便當，這裏一早上，就有人來兜圈子，我有時吊幾處嗓子，他們不

明白，圍着我好笑。」靜芬道：『這有什麼要緊。』小順搖搖頭道：『我總覺不便當。』二人一面走，一面談話，又走到水榭門口，小順道：『我們到裏面歇歇吧！早上這裏頭倒沒什麼人。』二人走到靠着欄杆旁一張茶桌坐下，廊下有一個夥計正在洗臉，見他們進來，只看了一眼，也不上來招呼，小順坐下，便由衣袋內取出香煙匣，拿一枝香煙敬靜芬，靜芬一看，那香煙頭下面，印了YCC三個英文字，微微笑道：『你這煙是協和公司定的嗎？』小順道：『不是我自己定的，是崇四爺送給我的，崇四爺的香煙總要印着他的名字。』靜芬道：『印這個沒什麼意思。』小順一面向身上摸出火柴匣，捱了一根火柴，送給靜芬，一面說道：『我本不大吃煙，因為崇四爺送給我，我姑且帶在身上。』靜芬道：『據你這樣說來，你是特預備請客用了。』小順笑道：『我有時也吃一兩枝。』靜芬見小順說話很是有意思，又問道：『你天天在這裏吊嗓，大概唱的不錯。』小順搖頭道：『我是很愛唱的，只是嗓子不好，似崇四爺和陶小姐的嗓，現在是很難得的。』靜芬笑道：『你別誇贊了，我那裏會唱，前天模模糊糊上台，全虧你的琴好，我打算每天請你替我操琴練習練習，不曉有工夫沒有？』小順道：『我一天儘有閒的，陶小姐，你愛什麼時候叫我去，都可以。』靜芬道：『我府

裏演期，每月只有四次，到我那裏不便當，上你府怎麼樣，我上你那裏，好不好？」小順道：『陶小姐肯到舍下，我歡迎不過，只是一件，近來家母一到冬天，喘症便發了，一天儘在床上，因為這個緣故，我在家裏，胡琴連動都不敢動。』靜芬道：『老太太有病，我們當然不便去打擾，你這裏有熟的公寓沒有，花上三四十塊，租一間，我們每天到裏頭練習，倒覺便當。』小順道：『如此好辦，我明天便可回陶小姐的話。』靜芬道：『你明天還來這裏嗎？』小順道：『來的。』靜芬取出身上皮夾，拿了二十塊鈔票遞給小順道：『請你先帶去做定錢。』小順推讓道：『這個不忙。』靜芬道：『我們辦事要爽快，這是我託你的事，你不要和我客氣，這是定錢，應化多少錢，裏面用不用添置什麼東西，你酌量辦理，明天我再奉上，我的意思，地方總要乾淨，出入不受人干預才好。』小順道：『這個容易，我都辦得到。』靜芬回頭向廊下看一看，微笑道：『我們來這裏半天，他們也不上來招呼，大概不歡迎我們在這裏吧！』小順道：『不是的，他們誤認我們是在這裏借坐一會，就上來招呼，未必肯喝他的茶，因為我每早常來這裏歇腿的，叫他泡一壺來好不好？』靜芬忙止住道：『不必！不必！我們索性再出去兜個圈兒。』小順見說，站起來，和靜芬一同出了水榭，走到草場上，見園內游

人，比先前又多了，有的在樓上晒太陽，有的坐在假山上看報，有的拿着文明杖，急急忙忙兜圈子，大家見靜芬一身男裝，後面跟了一個小順，都向她注目，靜芬走了一圈，見大家都對她很注意，心裏也覺納悶，小順却向靜芬道：『早上到公園，總不出這幾個人，我在公園走慣了，大家臉子，差不多都認得。』靜芬聽了，才會悟過來，大家向我注目，一定他們心中驚異，小順今天有這樣一個朋友，和他同走，繞了一圈，已到公理牌坊，靜芬又叮囑道：『我剛才說的話，你記得嗎？』小順道：『我記得，我今天一天功夫，總要把所在找妥，今天公府裏，不是演期，比方我找妥房子，就上公府找陶小姐，方便不方便？』靜芬略一遲疑道：『這倒不忙，你等明天來這裏，告訴我也可以的。』小順連連答應，二人走出門外各行回去，次日靜芬到中央公園，不久小順也就到了，告訴靜芬道：『房子已找好了，在東安市場對面，菜廠胡同，是個獨院，一共十六間，每月要四十元，自來水電話電燈，一切俱全。』靜芬道：『我是叫你找個公寓，你如何租起房子？』小順道：『我本是找公寓，走了幾家，稍好一點，一間房子，每月要三十多塊，並且來往客人極嘈雜，所以我想不如找一所房子妥當。』靜芬道：『一租起房子，一切器具都要添置了。』小順道：『陶小姐不妨先到那裏看一看，』